

岁月里的回响

□谭小萍

柳州三江侗族的“吃新节”，灶膛里的火，刚刚熄灭。

每逢农历六月至九月，三江侗族都要办“吃新节”。此时新谷成熟，侗家人会提前到地里割些稻谷回来，搓米，煮米饭，拜天地，然后装出一碗来喂狗。缘由是，古时候人间并没有水稻，是狗从天上偷回稻种，经人们深耕细作，才有了今天的稻谷。喂过狗，人们这才围着火塘坐下，按长幼的顺序，品尝新米，谓之“吃新”。

在这个以“吃”命名的节日里，杀鸡宰鸭是少不了的，而传统工艺发酵、被称为“侗族三宝”的酸鱼、酸肉和酸鸭，则是餐桌上的“头牌菜”。饭后众人手牵着手，伴歌而舞，取名“多耶”。侗族民歌，寨子里的男女老幼，人人会唱，而且唱得好。侗族过节往往以歌助兴，灶膛不熄，侗歌不止。那优美的旋律和特有的山野味道，听一遍会让人记住一辈子。

重点说说侗歌。今年农历“二月二”，我去了趟三江梅林。在这一年一度的“侗族大歌节”，总有不少人住这个小镇聚集，仅是桂、湘、黔三地汇聚到这里参加比赛的侗族儿女，就有上千人之多，还不包括一万多名热心观众。活动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围观，是因为创办年代久远吗？也许是吧，这一活动从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了，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。但我认为更受人追捧的是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独具浓郁芬芳的民族特色。以“侗族大歌”演唱、“芦笙踩堂”等为代表的共计20多项仪式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属“侗族大歌”队伍了，单看那些身穿侗族传统服饰的妹子，活跃灵动，在赛歌台上闪耀着只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她们头顶上的银发饰与脖颈上的银项圈，随着歌

曲节奏和身体的摇摆扭动，闪闪烁烁。她们的歌声极具辨识度，像一坛纯粮自酿、入口绵甜的酒，喝上一口，让人醉在其中，回甘悠长。

其实，这个模样的侗妹我并不是头一回见，侗歌，也不是头一次听。

我们将时空推得更远一些，来到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广西演出公司南宁剧场文艺接待站工作那阵。那时候，位于邕江南岸的西园饭店被称为“皇家宾馆”；西园隔壁的南宁剧场则被誉为“皇家剧院”。西园饭店是接待外国元首和高级别会议的重要场所，而国内外许多重大演出，则由南宁剧场承办。那么演员的食宿谁来安排？文艺接待站。那年的广西音乐舞蹈汇演，全区各地、市文工团的演员住进来了，各县、区文工团的演员也住进来了。稍晚，接待站来了八九个年轻的女歌手，她们讲的是桂柳话，偶尔掺杂“土话”。她们单纯质朴，笑闹时，仿佛山上一丛自由开放的花。来客登记表上写的是：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。

每天，接待站的小花园都传来歌声。汇演将要拉开帷幕，侗妹在抓紧排练呢。她们的歌声清澈明亮，如同春风拂过大山深处的溪流，一路奔跑着，欢笑着。她们反复唱的那首歌，据说是侗族人民集体歌唱的多声部民歌——“侗族大歌”系列中的一首。“侗族大歌”种类不少，分为鼓楼大歌、声音大歌、童声大歌、叙事大歌等。侗妹唱的叫“蝉之歌”，属“声音大歌”类别，是侗族民歌的精华之作。让我诧异的是，她们的合唱不用指挥，也无乐队伴奏，只是采用高低声部参差错落的和声，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与层次感。而且嘴里还发出蝉虫“知了知了”的鸣叫，逼真到你甚至都听不出那是蝉虫在欢叫，还是人声的模仿。



▲侗族姑娘进行节目表演。

张友豪 摄

听她们排练真是件快乐的事。渐渐地，我们就熟悉了。那天我到她们房间闲聊，看见桌上摆满酸萝卜和酸薑头，里面还拌了红辣椒。吃这么酸、这么辣，不怕把嗓子吃坏吗？她们笑了笑，侗家人，爹妈给了副好嗓子，怎么会受吃酸吃辣的影响？不会。因为年龄相仿，我们极聊得来，还聊到鼓楼、风雨桥、风雨桥边的油菜花，还有当地的传统婚俗“坐妹”……汇演结束，我提议去照相馆照相留念。她们塞过来一套侗族衣裙、银发饰、银项圈，说是我和她们同样打扮，走在街上就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，

会吸引更多路人艳羡的目光。

“……静静听，我模仿蝉鸣，还望大家来和声，我的声音虽然不比蝉的声音好，生活却让我充满激情，歌唱我们的青春，歌唱我们的爱情。”在“二月二”的梅林乡，当“蝉之歌”再次在耳畔响起，我的眼眶蓄满了泪水。阔别近半个世纪的侗家妹子，我能不能再见你们一面呢？

忽然，我看见歌台上的那个妹子，有些面熟，活脱脱当年那个侗歌唱得最好的妹子的翻版。是她吗？应该不是。从年龄推算，是她女儿还差不多。都说侗寨辈有人才出，“侗族大歌”的世代传唱，恰是最好的证明。

生榨米粉

□翊鸣

周末，天气晴好，便打算到长塘镇赶个圩。从南宁市区出发，上泉南高速，很快便到了邕江边的长塘镇。我们到得迟，已是日头正午，只能算赶了个“晚集”。

圩场的热闹早已散去大半，逛了一圈，便到了中午饭时间。大老远过来，自然想尝尝当地特色。走在长塘镇的街巷，不时闻到空气中飘荡的生榨米粉特有的酸香气味。到底是离生榨米粉的发源地蒲庙近，水土相连，口味自然也一脉相通了。

镇上街巷四通八达，每条街巷都有好几家生榨米粉店。密集分布，确实令人选择困难。在当地人的指引下，我们寻到了市场边的一家榨粉店。

面对兴冲冲的我们，女主人面露歉意：“只剩一碗了。”

我们倒觉得是运气，能赶上这最后一碗，不白来。

长塘人把生榨米粉叫“榨粉”。大姐手脚麻利，将米团压榨成粉，如缕的米线落入锅中，水沸捞起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大勺舀一勺清亮的骨头汤，小勺浇上家常的肉末与豆腐干浇头，最后用长柄匙把葱花和紫苏飞快地划拨到米粉上。

地道的生榨米粉自带一股发酵酸香，米粉口感绵韧，米气十足。紫苏是生榨米粉的点睛之笔，它独具特色的香草气味，瞬间将这碗微酸米粉变得活色生香。

大姐脸色红润，皮肤透亮，是那种长年劳作带来的健康气色。她说自己快60岁了，可怎么看都像只有四五十岁的人。

说起自家米粉，她的话朴实又自豪：“米是自己配的，肉酱自己熬，叉烧也是自己做的，连辣椒都是自己腌的，放心吃！我们不乱加东西，我们自己天天也吃这些，我小孙子也天天吃。”

年轻时，大姐嫁到长塘，经营这间小店，至今已整整28年。

开业时“2两8毛，3两1块5”，价格随着岁月缓慢爬升。问到最近一次大幅涨价，她想了想：“就是那年啊，你们有印象吗，猪肉（瘦肉）一下子涨到30元一斤那年。猪肉涨价了，我们也得跟着涨价呀。”

如今，2两米粉卖到6元，3两7元，物价在大姐这样的普通人记忆里，不是冷冰冰的时间刻度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。

她热情地推荐自制的腌辣椒：“都是一大早起来我自己做的，每天做新鲜的。”

说话间，她儿子从外面回来，顺手收拾起碗筷。大姐望着他，一脸慈爱：“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开始经营这间店，如今小孙子已经4岁……”

这些年，大姐就这么顺着米粉的节奏一天天度过。每天清早买肉熬酱，中午粉卖完就收摊，洗刷收拾，榨粉机、锅碗瓢盆、柜台桌椅，午饭后开始泡米。今天泡的米，需要经过时间来完成发酵，之后才能做榨粉。

我们夸她皮肤好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啊，是吗？”

“是不是与常吃发酵食物有关？”

她摸摸脸颊，笑道：“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可能也跟一天都站在灶头有关？天天水汽蒸着，就像天天做美容。”

临走道别，祝她生意兴隆，她爽朗地连声应道：“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”

谁知我们聊得兴起，竟忘了付款，回到停车场才想起，连忙折回去。店内已打扫得差不多，大姐见我专程回来付钱，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说：“忘了就忘了，下次来再给也一样的。”

她的小孙子在一旁有模有样，认认真真帮奶奶扫地，婆孙俩偶尔对上一两句话，大姐的笑容浅浅的，却暖暖的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古镇里岁月静好的样子。



▲丁秀华剪纸作品。

脊背上的家

□黄莹

背奇迹般地挺直了些。她仍劳作，但不再为了生存，而是生命本身的需要。她在晨雾中巡山，在夕阳下归家，背影融入苍翠，像一棵老树，舒展开自己的枝条。我见过她最舒展的样子，是坐在老屋门槛上，看满山玉桂林在风中泛起银浪。阳光穿过叶隙，在她微驼的背上洒下光斑，那脊背在光影中显得异常柔和，仿佛与山峦的曲线达成了永恒的和解。

母亲活到102岁。她走时很安详，为她换寿衣时，我轻轻抚过她的背，那曾经弯成弓、又渐渐挺直、最后在土地中获得舒展的脊背，此刻平躺着，像一片终于可以安心沉睡的山坡。我想，她那瘦瘦的、背我度过无数长夜、挑起生活重担的脊背，终于可以彻底挺直，休息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又看到那条磨得发亮的背带，还有我小时候的“百衲鞋”，它们安静地躺在一起，像一段岁月的注解。我把脸埋进背带，仿佛还能闻到那股混合着汗味、奶香和山野气息的味道。那是“家”最初的味道，是脊背上的味道。

如今我明白，我们欠父母的，永远无法还清。那份恩情，已融入骨血。母亲的脊背，是一座桥，我们从此岸走到彼岸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她的脊背，也是一条路，教会我们如何在负重中前行，在弯曲中坚韧。

她的爱，是桥下永不干涸的河水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。而当我自己的孩子趴在我背上，用小手环住我的脖子时，我忽然感到一种温暖的传承。我的脊背还不曾弯过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它也会弯成一张弓，一座桥，一条路。那时，我也会像母亲一样，在弯曲中挺起一个家，在负重中走出一条路，让爱在脊背上一代代传递。

童年记忆中，母亲的脊背常弯成一张弓。

天刚蒙蒙亮，她就带我们进山砍柴。我们将柴捆抬上她的肩膀，她缓慢站起，腰深深弯下去。山路崎岖，木柴每斤只卖几厘几分钱，这微薄的数字，是她用汗水累积的。在贫瘠的土地上，母亲弯折自己，挺起一个家。

母亲的脊背，于我而言，更是最初的、移动的“家”。姐姐说，我刚出生时离开母亲就活不了，夜里一离手便哭。为不影响家人，母亲常用背带将我牢牢缚在背上，靠着通阁楼的木梯，半睡半醒地，一站就是一个通宵。那样的夜晚，山里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声、虫鸣、野猪的哼哧令人胆战。五年，一千八百多个夜晚，母亲的脊背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那脊背并不宽厚，却为我阻挡了恐惧与寒冷。后来我穿上她捡碎布、熬树胶、一针一线纳成的“百衲鞋”，鞋底硬邦邦，却异常踏实，就像她的脊背，承载起我摇摇晃晃的人生。

我们走出大山后，生活变好了，母亲早年种下的玉桂、八角郁郁葱葱，已成树林。我们接她到城里，她却闲坐不住，说“周身不舒服”，执意回到大山。只有回到她的山、她的地，呼吸才顺畅，生命才饱满。这时，她的脊